

與「客」鏈結之路：以臺灣客家文化館「山路彎彎——臺三線客家山林產業文化特展」為例

The Road Connected with “Hakka”: with the Taiwan Hakka Museum’s “Exhibition Features Hakka Forestry Industry Culture Meandering Around the Trails of Mountainous Region” as an Example

賴般若 |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藝文展示組

Lai, Po-Jo | Hakka Affairs Council, Taiwan Hakka Culture Development Center,
Performance and Exhibition Division

一、緣起

臺灣有一條富有濃厚歷史、人文風情及豐碩產業的客家浪漫大道——「臺三線」，也被稱為客家漫遊走廊，在臺灣中北部路段串連了 17 個鄉鎮市區，全長約 150 公里，是全臺客庄密度最高的跨縣市客家廊道。

曾經是擁有珍貴高山木材的林場、撿拾油桐子的遊戲場，山丘上可嗅見焗腦與煉香茅的撲鼻炊煙，農閒時備受呵護的桑蠶養殖，還有山谷間盡是山歌繚繞的茶園……「臺三線」保留著客家族群老祖先開山闢林的智慧，是客家創造歷史軌跡的一條路。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下簡稱客發中心）作為一座強化在地連結、跨域整合協作及推廣客家文化之博物館，透過回顧過往的歷史，同步檢

視客家族群與其它族群的關係，認同彼此的語言文化，相互交流及協同互動，重塑族群新關係。積極地規劃緊扣社會議題的主題策展，並與周邊機關及在地單位進行聯盟協作，共組資源整合平臺，希冀真正地達到與「客」鏈結。

本文嘗試回顧客發中心 2019 年 3 月 22 日於臺灣客家文化館開展之「山路彎彎（sanˊ lu vanˊ vanˊ¹）——臺三線客家山林產業文化特展」，以該展提出之展示架構及文案為原型參考。述說臺三線上客家庄（桃、竹、苗、臺中）的客家族群，於昔日各自不同的地域中拓墾發展山林經濟產業之際，跨族群的共存共融；省思客家人充分利用豐沛之天然山林資源之時，跨族群的相互連結，進而發展出屬於客家的內山經濟。

二、踏上臺三線，遇見客家

(一) 展示概述

最初擬定展示架構之時，筆者的設定著重於二方向，一為注重伐林木、焗樟腦、煉香茅、養桑蠶、採山茶及拾油桐等昔日臺三線上的傳統產業與其於當代轉型之現況概述。而另一則為筆者於展前研究蒐整期間，對於草寮、茶寮、腦寮、香茅寮、銃櫃（銃庫）、砲櫃（大銃櫃）、碉樓（碉堡）、隘寮、茶亭及古道等等的遺址設置十分有興趣。這些曾經存在的景象，甚至現今仍可見到的景觀，彷彿是遺留山林的美學地景，當時筆者便單獨成立一章節欲加以探討此類議題，惟策展需考量展示版面及篇幅限制，後續便將這些歷史所留下的文化遺跡納入所對應之山林經濟產業，併同於展示文案中輔以作陳述²。

各區主題簡述如下：展區以「臺三線文化地圖」定位於入口意象，呈現昔日拓墾產業、信仰之古道，以及與現今臺三線重疊的發展脈絡；

順著「山路彎彎」的步道造景走進「披荊斬棘，以啟山林」區，藉由「逢山必有客」（fungˊ sanˊ bidˊ iuˊ hagˊ³）、「拓墾領袖」（koiˊ kienˊ liangˊ qiuˊ⁴）及「聚庄成鎮」（qi zongˊ siinˊ ziinˊ⁵），介紹臺三線上的山林拓墾、客庄聚落發展與信仰文化。隨後邁向「開山打林，耕田耕埔」區，透過採用「鋸」（giˊ⁶）、「焗」（giugˊ⁷）、「摘」（zagˊ⁸）及「拈」（ngiamˊ⁹）等客語從事勞務的動詞，分類探究林業、編織、樟腦、香茅、山茶、桑蠶及油桐等山林經濟產業。接著越過桐花小徑來到「彎彎幹幹」（vanˊ vanˊ vadˊ vadˊ¹⁰）區，以臺三線上的綿延老路，呈現「樟之細路（Raknus Selu Trail¹¹）」及「古道修復」的推動發展。最後「創客再生·青春洄游」區，以「遊」、「食」、「轉」，呈現臺三線豐富的自然資源、深厚文化底蘊、多元的悠遊選擇及「後生返鄉」作創客現況。

1 「sanˊ lu vanˊ vanˊ」為「山路彎彎」於臺灣客家語四縣腔之發音。

2 策展期間，承蒙李文良、周錦宏、張光民與林志峰（上述按照姓氏筆畫排序）等4位審查委員的費心指導，終讓展示主軸及論述方向定調。

3 「fungˊ sanˊ bidˊ iuˊ hagˊ」為「逢山必有客」於臺灣客家語四縣腔之發音。

4 「koiˊ kienˊ liangˊ qiuˊ」為「拓墾領袖」於臺灣客家語四縣腔之發音。

5 「qi zongˊ siinˊ ziinˊ」為「聚庄成鎮」於臺灣客家語四縣腔之發音。

6 「giˊ」為「鋸」於臺灣客家語四縣腔之發音。

7 「giugˊ」為「焗」於臺灣客家語四縣腔之發音。

8 「zagˊ」為「摘」於臺灣客家語四縣腔之發音。

9 「ngiamˊ」為「拈」於臺灣客家語四縣腔之發音。

10 「vanˊ vanˊ vadˊ vadˊ」為「彎彎幹幹」於臺灣客家語四縣腔之發音。

11 Raknus是賽夏族、泰雅族稱呼樟腦的用詞，Selu是客家話「小徑」之意。



立足於「臺三線文化地圖」前，可試著尋覓出昔日產業拓墾之古道，與現今臺三線重疊的發展脈絡(2019年3月，拍攝者：唐潮文創設計事業有限公司。圖片來源：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開山打林，耕田耕埔」之「摘」(zagˋ)區，展示種茶製茶、栽桑養蠶之地方產業，以及因應而生的在地工作模式、技術人才培育與相關文化(2019年3月，拍攝者：唐潮文創設計事業有限公司。圖片來源：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二) 跨族群合作的客家開墾領袖

客家族群於拓墾過程中，在面對與其他族群的互動時有著不同的面貌。龍潭與關西的墾隘區早先多為漢人與原住民族¹²合作，由竹塹社的原住民族帶著客家人進入開墾。而至姜秀鑾、黃南球開墾時期，原漢之間的衝突相對嚴重。

臺三線上各地的信仰也因開墾情境、族群關係而有所不同。在客家人與原住民族合作的龍潭、關西地區，為族群關係較為和緩的區域，信奉源於自然崇拜的三官大帝¹³，例如新竹縣定古蹟「關西太和宮」；而衝突較為激烈的地區，主要信奉觀世音菩薩與關聖帝君，例如國定古蹟「北埔慈天宮」、大湖南昌宮、獅潭

義民廟。

本文透過「披荊斬棘，以啟山林」展區項下之「拓墾領袖」，瞭解其拓墾發展中衍生之聚落城鎮及宗教信仰等面向，探求身處跨越族群的橋樑上，拓墾領袖們於異文化中產生互動及連結之處。展示依年代先後順序的條理排列，提出7位開墾領袖，包含：張達京、衛阿貴、劉文進、姜秀鑾、黃祈英、黃南球及日阿拐；其中出身於竹塹社道卡斯族的衛阿貴與原為閩裔張姓的日阿拐雖非為客家人，但這2位領導者拓墾發展的區域位屬臺三線轄域，與客家族群之互動有所連結，而其拓墾事蹟具有一定的重要性，故策展時便將其納入為開墾領袖之代表。

¹² 原住民族委員會於2021年8月1日「原住民族日」，將「山胞」正名為「原住民族」。

¹³ 三官大帝，又稱三元大帝，指的是道教中掌管天、地、水三界之神，客家語稱為「三界爺」(samˊ gie iaˋ)，是僅次於玉皇大帝，神格極為崇高的神祇。

1. 張達京

張達京（1690-1773），廣東潮州大埔縣客家人。1711 年（康熙 50 年）張達京從家鄉行商入臺，從鹿港上岸後一路北上，後為岸里大社五社總通事，亦為著名農業墾荒者。因曾以自身的草藥知識，救治地方瘟疫有功，得以娶諸社頭目之女為妻，又曾助清廷平原住民亂事有功，加賞守府銜。張達京先組「張振萬」墾號，與案裡社第三代土官潘敦以「割地換水」的合作方式訂立墾約，後籌款開墾葫蘆墩圳，籌組「六館業戶」，擴大水利興修，而使農田灌溉面積逐步擴大，闢地建屋，開基創業，援引客籍鄉親紛紛到臺中發展。



衛阿貴創建的太和宮，主祀三官大帝，為關西鎮信仰中心
（攝於 2021 年 8 月）

2. 衛阿貴

衛阿貴或稱衛朝貴（1750-1821），出身於淡水廳竹塹社道卡斯族，後成為竹東一帶早期開發領導人之一。

1793 年（乾隆 58 年），泉州人陳智仁組成「連際盛」墾號，衛阿貴為隘首，招佃開墾上南片庄一帶，將此一帶命名為「美里庄」。翌年陳智仁讓墾於衛阿貴，衛阿貴成為墾首，承接當地墾拓作業並將此地改名為「新興庄」。衛阿貴歿後由其 5 個兒子合組「衛壽宗」墾號承其墾業，並將「新興庄」

改為「鹹菜甕」，後人雅其名為「咸彩鳳」或「鹹菜礮」，最後轉為使用「咸菜礮」之名¹⁴，即今日新竹縣關西鎮。

關西太和宮又稱三界廟，主祀三官大帝（天官、地官與水官），為關西鎮信仰中心。約於 1812 年（嘉慶 17 年）由衛阿貴所創建，從清領、日本時代到戰後，三界廟歷經修建、焚毀、重建、改名、遷址等過程，至 1969 年續修建成今日所見之太和宮，後於 2001 年公告為新竹縣定古蹟。

¹⁴ 見文化部 iCulture。

3. 劉文進

劉文進（1771-1826），廣東潮州大埔客家人。乾隆朝時渡臺落腳石岡，初以挑賣豆腐至莊外叫賣為業，人又稱「豆腐進」。石岡劉家族譜記載一樁漢番糾紛的歷史，源於土牛一帶漢人因與原住民族發生衝突致亡，縣府為了維護地方安寧，擬派兵鎮壓原住民族。原住民族聞訊，便急忙將田產廉售給平時就有日常生意往來的漢人「豆腐進」，後逃離土牛，遷至埔里居住。離開之際，用田契交換鹹菜、菜乾、米糧、錢等作為移居的路費。這種臨時的土地買賣交易，交易金額不足以全額支付土地價金，賣掉的僅是俗稱：「田皮」而已，並非杜絕賣斷田根。因此，日後，埔里的原住民族回到土牛作客，稱為「翻田根」。在劉家形成一種傳統，跟原住民族之間有個親切的傳說故事。《劉氏族譜》說：

後來這些原住民族遷居埔里後，每年冬至節來到石岡的文進公家裡做（作）客，順便向文進公表示「以前這些田賣了大（太）便宜了，請再補點錢意思意思」。也都拿點錢給原住民族回家過年，久而久之，住在埔里的原住民族可說年年「回娘家」作客。¹⁵

劉文進因平日與原住民族的和諧相處，進而有機會以低價購入土地，藉此奠定了劉家勢力。後於1816年（清嘉慶21年）捐納成為例貢生，招佃大事墾荒，在東勢、石岡一帶開發樟腦業與營造業，率領百餘名軍工匠在東勢本街群聚而居，從事伐木與製材等工作，成為東勢發展最具代表性之墾首。



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的現址為石岡劉家夥房的遺址，此為內門樓（攝於2021年8月）



劉家夥房原是石岡、東勢一帶規模最大的建築群，為客家墾拓史上的重要象徵；此為公廳正面（攝於2021年8月）



劉家夥房公廳內劉文進與夫人黃氏之畫像（攝於2021年8月）

¹⁵ 見陳瑛珣(2014)。臺灣大埔客家人拓展生存資本的合作組織模式：以臺中石岡劉氏公嘗類古文書為分析對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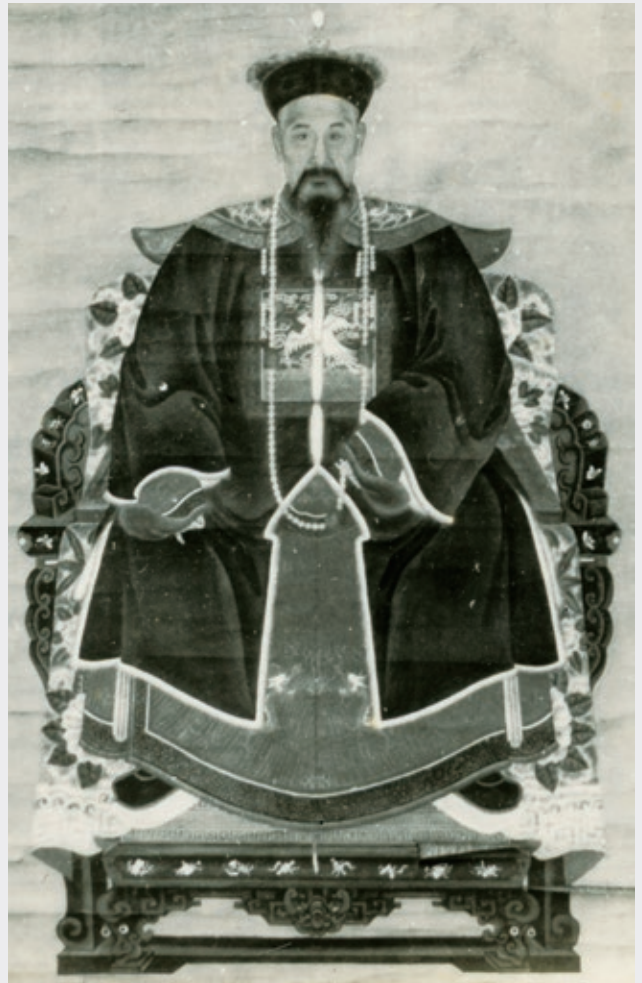
4. 姜秀鑾

姜秀鑾（1783-1846），新竹北埔拓墾集團領導者，「金廣福」墾號創建人之一，為新竹大隘地區開山之祖，開墾經驗極受清廷重視，而屢屢受召協防，受封五品軍功職銜。1834 年（道光 14 年），清廷為了開發北埔、峨眉及寶山一帶，聯合客籍姜秀鑾、閩籍林德修及周邦正，合組墾號「金廣福」進駐北埔，以此為據點設立武裝拓墾組織，亦稱「金廣福大隘」。

「金」指發財多金、好彩頭，另有一說代表官方之意；「廣」代表當時參與北埔開墾的客家族群，「福」則表示提供資金為主的閩籍商人，意旨閩客合作共同開發。姜秀鑾為第一代墾首，設「金廣福」公館為隘墾總部及隘防指揮中心。在閩客械鬥頻仍的清代臺灣，為閩客族群合作立下典範，為清代規模組織最大、雇募隘丁及任用原住民族隘丁最多，亦為臺灣開發史上少數由官民合作拓墾成功的案例。「金廣福」公館於 1983 年被指定為第一級古蹟，2005 年文資法修正後改稱國定古蹟。

北埔慈天宮主祀之觀音菩薩為姜秀鑾自中國奉迎，起初建一小寮供奉，後因開墾之初屢有傷亡，墾民隘丁便前往禱祝，祈求順利平安。1846 年（道光 26 年），姜秀鑾將小寮改建為木造廟宇，北埔慈天宮成為北埔鄉的信仰中心，後於 2006 年公告為國定古蹟。

最早的北埔姜氏家族合照，後排左二為姜紹祖夫人，前排左二起為姜振驤、姜振義、姜振坤、姜娘宋（拍攝年代：1898 年；拍攝地點：新竹天水堂正廳前。圖片來源：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數位典藏）



姜秀鑾公個人肖像（年代：1867 年。圖片來源：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數位典藏）





「金廣福」公館正面全景（拍攝年代：1940至1950年；拍攝地點：新竹縣北埔鄉。圖片來源：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數位典藏）



公館正廳門上懸掛「金廣福」匾額，「金」指發財多金，「廣」代表客家族群，「福」代表閩籍，具有臺灣開疆拓土及閩客族群共同合作之代表性（2019年，拍攝者：唐潮文創設計事業有限公司。圖片來源：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1884年（光緒10年）清法戰爭期間，姜家第四代姜紹基率大隘團禦敵守土有功，新竹知縣徐錫祉頒給「義聯粉社」匾額，以表彰其領軍抗法之功績（2019年，拍攝者：唐潮文創設計事業有限公司。圖片來源：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金廣福」公館現址即為當時之拓墾組織總部及隘防指揮中心，為現今全臺碩果僅存的公館建築（2019年，拍攝者：唐潮文創設計事業有限公司。圖片來源：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5. 黃祈英

黃祈英（1786-1826），廣東嘉應州客家人，於1805年（嘉慶10年）隻身渡臺進入中港流域斗煥坪，但遭搶光盤纏，由閩人收留。後從事與當地賽夏族之間的物品交換貿易，與其往來關係友好密切，成為漢人中少數受邀及准許進入田尾（今南庄鄉田美村）開墾的「番割」¹⁶，並成為賽夏族頭目樟加禮義子及女婿，擁有一個原住民族名「斗阿乃」（賽夏語 toanai，意即同年¹⁷，故亦名「黃斗乃」，並於樟

加禮逝後繼承其頭目。

黃祈英之後引領大批客家人前往南庄地區拓墾、定居及聯婚，為漢、原族群之間之橋梁，為漢人開墾南庄地區之始。並為賽夏族引入漢人文化制度與社會組織架構，協助改善其經濟生活，賽夏族與客家人的密切接觸便自此開始建立。

6. 黃南球

黃南球（1840-1919），人稱黃滿頭家，為清朝棟軍的主要將領、著名的臺灣貨殖家。亦為現今苗栗三灣、獅潭及大湖等地之首要開墾者。黃南球1850年（道光30年）隨父移居苗栗銅鑼雞籠庄，1863年（同治2年）後移居南庄、三灣一帶。曾創辦「黃南球」墾號、「金萬成」墾號及「金協成」墾號等，開發苗栗三灣、獅潭、大湖一帶，因招撫原住民族之功，獲清廷賞藍翎，升授五品銜，並取得「新竹總墾戶」頭銜。1889年（光緒15年），與北埔姜家共同成立「廣泰成」墾號，開墾獅潭、大湖、卓蘭一帶。

乙未戰爭時，黃南球率勁字營民兵抗日，見勢不可為而避居廈門。至1900年（明治33年），應臺

灣總督府之邀，返臺擔任苗栗辦務署參事，1909年（明治42年）改任新竹廳參事；經營腦寮、監督糖廊、鋪設輕便鐵道、參與獎券事業，成為臺灣史上的富豪之一。

臺灣的關公信仰始於鄭成功，苗栗地區於嘉慶年間開始，而南湖地區則是於黃南球與十八股東合組「廣泰成」墾號時，才開始了關公信仰。黃南球拓墾時為求墾務順利，及發揚忠、義、禮、智、信五德精神，因此以紙糊神像奉祀關聖帝君於公館內，作為墾號之守護神；墾業結束後，黃南球的五夫人林貴妹女士捐出廣泰成總公館，籌資重塑神像、興建廟宇，命名為「南衡宮」，後與南湖坑的「永昌宮」合併為「南昌宮」，為南湖地區的信仰中心。

¹⁶ 指常往來於原住民族部落，經營仲介貿易之漢人。

¹⁷ 見苗栗縣政府國際文化觀光局(2010)。進出內山最近的山崗：斗煥坪。



黃南球畫像（圖片來源：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數位典藏）



「廣泰成」墾號總公館，即是今日南昌宮宮址（攝於2021年8月）



1984年南昌宮改建時，為感念黃南球對地方的貢獻，特在正殿右側闢設「黃南球紀念廳」（攝於2021年8月）



「黃南球紀念廳」內恭塑黃南球及夫人林貴妹銅像（攝於2021年8月）

7. 日阿拐

日阿拐（1840-1903），名Basi-Banual，偏名Akuwai（即「阿拐」之音譯）。原為張姓之閩南裔，父母雙亡後由親戚撫養，被抱往獅潭潘姓為養子，不久後潘賣往南庄賽夏族人日有來（Tanoherah Ubai）為子，遂姓日。日阿拐先後娶二妻但並無子嗣，因而抱養或收買共五男一女，均無賽夏族血統。長子日加伊乃阿拐出身泰雅族；二子日勇叭有客家血統；三子日阿喜字和志，又稱日阿金，亦為客家人¹⁸。

阿拐為賽夏族獅里興社（今苗栗縣南庄鄉蓬萊村）之頭目，長於謀略，深受族人愛戴，整合同族各社，組成「聯興庄」以抵禦漢人入墾，因而被推舉為總頭目。1887年（光緒13年）與清廷合作，被

任為獅里興社社長；後招撫泰雅族有功，受封榮譽六品軍功銜、國子監大學士，而後獲大嵙崁撫墾局核准，於苗栗縣南庄鄉拓墾，在八卦力、大湳一帶從事樟腦事業，並自入山開墾的漢人手中，按灶數收取墾荒製腦的山工銀，累積大量資金。

日本時代初期，日阿拐仍獲臺灣總督府特許製腦事業，日人須向日阿拐承租土地製腦，然而雙方對製腦權或開墾權的契約認知不同，而引發糾紛，又因樟腦價格下降，業者積欠山工銀，日阿拐遂聯合賽夏族、泰雅族及客家人於1902年（明治35年）7月6日襲擊南庄支廳，史稱「南庄事件」，又稱「日阿拐事件」。



日阿拐墓碑（拍攝年代：1941年；拍攝地點：苗栗縣南庄鄉；拍攝者：李湏吉。圖片來源：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數位典藏）

¹⁸ 見王學新(2019)。日阿拐後代開墾申請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第178期電子報。

(三) 跨族群鏈結下的聚庄成鎮

臺三線上有許多耳熟能詳的城鎮，原為原住民族生活範圍的傳統領域，因應著產業發展與移墾而逐漸拓展，透過空間與時間的相互影響，便在連結下聚庄成鎮。

在山林中產出的各項物資，需要運輸至較平坦的河階地區集散、貿易，因此街區、市鎮相繼而生。街區市鎮發展出許多與當地產業緊

密相連之關聯性職業，漢人拓墾的根據地、祭祀信仰的場所或行政中心的所在地亦會駐地在此。本文經由「披荊斬棘，以啟山林」展區項下之「聚庄成鎮」，以地理位置由北而南的脈絡下，列舉 5 處城鎮，包含：大溪、北埔、大湖、南庄及東勢，進而瞭解其因移墾而延伸拓展成為聚落之歷史背景與發展過程。

1. 大溪

大溪舊名「大料崁」(tai ke¹⁹ ki¹⁹)，原為原住民族霄裡社與泰雅族的散居之地。嘉慶年間，板橋林家因漳泉械鬥之爭而避禍遷徙至大溪，開始置產經營河運生意，將此地轉型成為利用大料崁溪（今大漢溪）航運而繁榮的商業市街。1890 年（光緒 16 年），劉銘傳設立北路礮腦專賣局，使本地成為茶葉、樟腦、木材的集散地，大溪成為臺三線上最大的轉運點及最富庶之地。1892 至 1897 年（光緒 18 年至明治 30 年）是大溪河運的全盛黃金時期，船舶可由淡水、大稻埕、艋舺（今萬華）、新莊直抵大溪。帆影終日不息，萬商雲集，商家多達三、四百間，多集中在現今和平路、中山路老街一帶。

2. 北埔

北埔鄉與峨眉鄉、寶山鄉舊稱「大隘」(tai ai²⁰)，清代原為賽夏族與泰雅族混居的區域。北埔鄉在道光初年仍未被漢人開墾，至 1826 年（道光 6 年），因「金廣福」墾號在此開辦而進入開墾階段，直到今日北埔鄉以客家人為多數，是臺灣客家人比率極高的區域。

金廣福墾業在日本時代解除後，因北埔在當時設有茶葉試驗場，且所產茶葉大受日本歡迎，故一時茶工廠林立遍布，為北埔帶來繁榮生機，「茶虎」姜阿新曾興建氣派典雅的西式洋樓，以接待外國貿易商。

北埔街區因是基於拓墾目的而發展，所以住屋十分緊密，以達到防禦效果。北埔是金廣福墾隘之重鎮，而位於市街尾核心的慈天宮，為北埔聚落中心，與金廣福領導者息息相關；它不僅是北埔地區最重要的大廟，記錄了新竹山區拓墾史，象徵著族群互動的共融，更見證了閩客先民合作消弭族群對峙的歷史軌跡。

¹⁹ 「tai ke¹⁹ ki¹⁹」為「大料崁」於臺灣客家語四縣腔之發音。

²⁰ 「tai ai」為「大隘」於臺灣客家語四縣腔之發音。

日本時代實行街道改正計畫，將下街拓寬改直，並興建為大正式牌樓街屋，使得北埔街建築呈現整齊的街道風貌（拍攝年代：1935年；拍攝地點：新竹縣北埔鄉；拍攝者：鄧南光。圖片來源：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數位典藏）



北埔慈天宮記載著新竹山區的拓墾史
（攝於2021年8月）



3. 大湖

大湖原為泰雅族汶水群、大湖群及北勢群之聚居之地，早期原住民族以「馬凹」（Ma-Ao）或「巴價拉崎」（Bagalagya）稱呼此地區。1861年（咸豐11年）8月，苗栗銅鑼新雞隆的墾戶吳定新以「招佃開墾」的模式入墾大湖，成立「金和成」墾號，成為早期開發大湖的主要墾戶。初墾時期，大湖形成八份庄、大寮庄，並有小型的福神祠祭祀圈存在。

1884年（光緒10年）後，吳定新以「合股開墾」及「辛勞地贈與」的方式積極處理界內未墾土地。大湖的八份庄逐漸發展為大湖街，另外形成芎蕉坑、九芎坪、化人公、南湖庄、新開庄等聚落。大湖成為具有初步商業機能的邊區要地，並建有關

帝廟²¹。

1889年（光緒15年）3月，黃南球與新竹北埔姜振乾等人組織「廣泰成」墾號，招募佃農開墾今南湖、栗林及新開等區域，大湖至此進入平穩拓墾發展期。清末時期的大湖因樟腦、製糖、苧麻、茶、菸草、養蠶等多樣化產業的開發拓展，聚落成長迅速，大湖街、南湖街均以樟腦聞名，形成各自運作的社會。光緒年間，大湖撫墾分局以及林朝棟統領的棟軍大營、正營營盤，皆設在大湖街。隨著墾戶的增加，發展成大湖庄後，成為政治、軍事上的重要據點。

²¹ 見林恩睦(2006)。清代苗栗大湖地區的土地開發(1861-1895)[碩士班論文]。

4. 南庄

南庄地區原為賽夏族、泰雅族的生活範圍，明鄭、清初時期皆未有官府的實質管轄與開墾。田美黃家為中港溪內山地區最早進入開墾的漢人家族，黃家來臺祖黃祈英進入斗煥坪後娶賽夏族樟加禮之女為妻，並繼承其頭目身分。1820 年（嘉慶 25 年）黃祈英、張大滿、張細滿入南庄開田成業，築南龍圳灌溉水田²²。南庄的開發有別於北埔的武力拓墾，係以族群通婚的方式進行，在客家族群結合原住民族通力合作之下，以原漢共墾、跨族群融合的模式進行墾耕。

道光年間，彰化地區閩粵械鬥，黃祈英等人帶領原住民族支援中港（今竹南）的客籍庄民。清廷為防範漢人與原住民合作起亂，遂於三灣設隘並派屯兵防守。黃祈英之子受招於清廷，於今日南庄鄉田美村、獅山村一帶建隘開墾。而後清廷派兵於今日之南庄鄉員林村屯營，閩粵移民紛紛進入，南庄街市集逐漸形成。至光緒年間獅里興、獅頭驛一帶陸續開墾；日阿拐被立為獅里興社社長後，開始有製腦業者進入伐樟製腦。

5. 東勢

東勢原屬於泰雅族與巴宰族（Pazeh；巴則海族；拍宰海族）等族群之棲息地，日本時代稱為「東勢角」，更早的乾隆年間則被稱做「匠寮」或「寮下」，東勢的開發與工匠息息相關。

雍正年間，清廷在臺設立軍工匠寮館，進入山區伐木來造船，其時東勢地區尚非軍工匠採料範圍。1761 年（乾隆 26 年），石岡雖設有土牛界碑，但豐富的林產資源仍吸引許多人越界私墾。1770 年至（乾隆 35 年），為整修戰船，才特准由軍工匠匠首鄭成鳳率同小匠近百人，進入東勢地區築寮三十餘間，並由岸裡社日夜守護。至此，匠人私入界外活動日趨積極，甚至攜帶家眷在此定居發展成聚落集村。

開墾之初因常與原住民族發生衝突，軍工匠們便自中國迎回巧聖仙師香火令旗，供奉於軍工匠寮中祈求平安，後成為臺灣主祀魯班的「巧聖仙師開基祖廟」。1833 年（道光 13 年）由貢生劉章職（劉文進之子）與東勢的監生楊芳齡、仕紳楊及任、郭春榮等人發起在匠館重建仙師廟；1887 年（光緒 13 年）東勢角撫墾局辦公處就設置在廟內，為東勢第一個官方機構，辦理稅務、田租等公務，使巧聖仙師廟成為地方行政中心，並從「匠館」性質轉變成為東勢角地方的公廟，因此亦稱之為「公館」，是當地居民的信仰中心。每年魯班公誕辰日，全臺各地分香出去的廟宇會返回東勢進謁，巧聖仙師祭如今也成為客家文化重要的祭典之一。

²² 見苗栗縣南庄鄉公所官網。



巧聖仙師廟為臺灣主祀魯班的開基祖廟，與東勢的開發拓墾密不可分；並具有地方公共事務頒布中心的功能，官方曾將曉諭留在廟中，顯示其公權力（攝於2021年8月）

東勢巧聖仙師開基祖廟的重建，係由石岡貢生劉章職與東勢監生楊芳齡、仕紳楊及任及郭春榮等人所籌畫推動；至今廟方仍保留匠館落成後的3塊捐款木牌，可見捐題者芳名、捐款金額及主事委員屬名（攝於2021年8月）



(四) 跨族群分工的山林經濟產業

清領時期，臺灣的拓墾依賴地方豪強籌備資金及招集人馬，也自行訓練武力抵禦不同勢力對抗。淺山區拓墾大多為客家族群，每個地區、每個夥房就如同世界工廠，伐林木、焗樟腦、煉香茅、種山茶、養桑蠶，不斷地隨世界所需而發展。

本文藉由「開山打林，耕田耕埔」區項下之「鋸」與「焗」，以臺三線山林經濟產業中之樟腦及香茅為例，敘述其族群分工之組織模式。該區展示設計整體並以情境造景營造店鋪街區，包含樸實懷舊的「竹編鋪」、「樟腦香茅鋪」、「茶鋪」

及「藥鋪」。觀展民眾踏入展區可嗅到艾草、大風草等等客家常見民族植物的清香，伸出雙手便可揉捻及品嚐茶葉的悠悠焙香，濃郁四溢的樟木芳香更是令人提神醒腦。此區還有一亮點展示文物，為東華樟腦廠授權借展之腦丁牌原件，歷經三代傳承至今已承載超過84年的家族歷史記憶。

同治年間，臺灣樟腦集散地為艋舺、大甲、竹塹、後壠（今苗栗後龍），故推知主要產地為大崙溪、大甲溪、鳳山溪、後壠河流域之內山。後因外商至三角湧（sam' gog` iung`²³，今

²³ 「sam' gog` iung`」為「三角湧」於臺灣客家語四縣腔之發音。



「開山打林，耕田耕埔」區，以鶴嘴、斧頭、大板鋸、大剖鋸、五齒鋸等伐木工具述說著客家先民早期的拓墾發展（2019年3月，拍攝者：唐潮文創設計事業有限公司。圖片來源：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開山打林，耕田耕埔」區以竹編鋪與樟茅鋪的情境造景呈現，樟茅鋪內可嗅到樟木與香茅芳香（2019年3月，拍攝者：唐潮文創設計事業有限公司。圖片來源：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三峽）、大料炭（tai ke²⁴ ki²⁴，今大溪）、咸菜甕（ham²⁵ coi vung²⁵，今關西）一帶大量收購樟腦，三地轉為全臺最主要的樟腦集散中心。

光緒年間，於大料炭的撫墾總局設立，樟腦再度被收為官辦專賣，臺北府設立樟腦硫磺總局，而各地亦設立腦務局。而後黃南球與姜家共組的「廣泰成」墾號成為當時最大的拓墾機構，專職經營樟腦、木材、製糖等事業。

持續至日本時代，臺灣樟腦仍然佔世界總產量的70%，為世界第一，現今的苗栗內山區域更為最大宗產地，臺灣著實可稱為樟腦王國。但因德國的人造樟腦的出現，樟樹過度採伐加上太平洋戰爭爆

發無法航運外銷，而使樟腦產業逐漸沒落。

伐樟焗腦的勞動者主要為「腦長」及「腦丁」；腦長為日本時代獲准開採和製造樟腦、擁有執照的實際經營者，負責開鑿道路、建置腦寮、向原住民族繳「山工銀」，準備補給品予腦丁、向政府繳稅等等腦寮中的重要事務。腦丁則為實際製腦者，負責上山採腦，除了要預防山野瘴癘，還要留意原住民族的偷襲，常不幸罹難。日本時代，腦丁需通過由巡山員就本樟（芳樟）、香樟（臭樟）、油樟、陰陽樟、桫欏、牛樟（老樟）、冇樟7種樟別之樟種味道的辨識考試，才能取得總督府核發寫上名字的檜木「腦丁牌」。

²⁴ 「tai ke²⁴ ki²⁴」為「大料炭」於臺灣客家語四縣腔之發音。

²⁵ 「ham²⁵ coi vung²⁵」為「咸菜甕」於臺灣客家語四縣腔之發音。

²⁶ 「giug²⁶ zong²⁶ no²⁶」為「焗樟腦」於臺灣客家語四縣腔之發音。

而焗樟腦 (giug` zong`no`²⁶) 的族群分工，表徵著多元族群特性；閩籍為資金提供與經營者身分，客家族群居住地區與樟木地分布重疊且熟悉山林，故客家人多為勞動者；原住民族則為土地及資源提供者。

日本時代，日政府在臺灣大量砍伐樟腦輸出，造成天然林逐漸縮減。而樟腦的蒸餾技術與設備可直接應用於香茅提煉，適合種植的產地亦與樟腦產地相符，因此，香茅產業便繼樟腦業後興起。

臺北農事試驗場的技師月岡一強，從嚴格控管香茅草輸出的印尼，偷偷地將香茅草帶回臺灣。1913 年（大正 2 年）3 月，日人岩元清開始於氣候、風土及氣溫等自然環境近似於印尼產地的松本農場栽植香茅草，為苗栗產香茅之始，之後香茅的種植開始在苗栗蔓延。

戰後，香茅栽種達鼎盛時期，幾乎每戶農家都有栽種，種植面積達一仟公頃以上。香茅油之提煉過程為將香茅草用鐮刀割取，捆繫成小把曬乾後，置入蒸桶加熱提煉。香茅油成黃褐色，有股特異清爽的香味，其用途廣泛，除煉製香水、人工顏料品、香料、香皂、蠟燭或是作為油漆及鞋面原料外，更為殺蟲及預防瘡疾不可缺少之物資。



「開山打林，耕田耕埔」區，展示超過 84 年歷史的腦丁牌原件²⁷（展品出處：東華樟腦廠。2019 年 3 月，圖片來源：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1947 年，臺灣產製的香茅油外銷，銷量佔全球的七成以上，以苗栗為最大主產地，其中大湖在香茅種植面積及產量上一向居冠，1950 至 1960 年代成為當地客家族群主要的經濟產業。峨眉地區則為新竹縣最大宗的香茅產地。1960 年代後，因受化學替代製品開發之影響，導致傳統香茅油的產製逐漸被取代，終至 1980 年間，香茅提煉走向沒落。

煉香茅 (lien hiong` mau`²⁸) 的勞動方式中，客家茅農雇請本地人擔任長工，長工除割香茅，亦須兼做其他農事。而香茅產業的族群分工，客家族群之間以互助模式彼此「換工」，客家茅農頭家亦會以「閩客合作」的僱用閩籍雇工，共同進行香茅栽種與煉製。

²⁷ 「開山打林，耕田耕埔」區，展示出自東華樟腦廠的腦丁牌，展品年代為 1937 年（昭和 12 年）9 月 14 日；地點為銅鑼鄉。此腦丁牌為東華樟腦廠第一代的吳阿相所屬。吳阿相於日本時代即為一名「腦丁」，當時欲擁有腦丁執照得先通過各式樟木的香味辨識，考取後視為專業技術人員，戰時可免除服役，配給也較豐富。1937 年時，東華樟腦廠的首代創辦人吳阿相至南投的中寮、水里、集集一帶從事製腦作業，直到 1951 年才正式申請工廠登記，東華樟腦廠的歷史可謂正式開啟。由熟稔樟腦的父親帶領著，第二代傳人吳騰金自幼在充滿香氣的環境中成長，直至 1970 年時返鄉接手父親的工廠，近三十餘年時光的努力後，終於等到東華第三代傳人吳定松、吳治增接掌，一代代地傳至今日。

²⁸ 「lien hiong` mau`」為「煉香茅」於臺灣客家語四縣腔之發音。

早期桃、竹、苗、臺中的山麓一帶，綿密的天然山林資源，喚著先民入山伐樟、焗腦、挑茶、煉香茅。這片大自然恩賜的地域，因先人開山打林的拓墾開始發展內山經濟，成就臺灣產業接軌全球市場，也成為了臺灣通往大航海時代與世界鏈結的一條路徑。

為了發掘與探索此一早期客庄生活產業發展的軌跡，客家委員會近年委託民間步道協會，經歷步道踏查及社區訪談，以「浪漫臺三線」概念串聯，將其周邊北起桃園龍潭三坑，南迄臺中東勢的古道山徑、農路產道及綠蔭公路，規劃為主線長 249 公里（占 61%）、副線長 158 公里（占 39%），總計長 407 公里之臺三線自然步道路網，串連起自然生態、歷史人文、生活記憶、多元族群與產業鏈。

2018 年，客家委員會將這條國家級長程步道正式定名為「樟之細路」（Raknus Selu Trail），是結合賽夏、泰雅與客語音韻發音而命名，「Raknus」是泰雅族、賽夏族語中「樟樹」的意思，「Selu」是客語「細路」的發音，為小徑之意。並於 2019 年與韓國濟州島的「偶來步道」（Jeju Olle Trail）互設指標，為全臺第一條國際友誼步道。

古道修復，是維護與重現古道不可或缺的工作，從瞭解先民如何修築步道開始，就地取材、



臺三線山林間的落花小徑（拍攝年代：1921 年；拍攝地點：新竹縣；拍攝者：陳禮文。圖片來源：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數位典藏）

因地制宜和定期維護是主要概念。古道的標記是「石階」，客家人稱石礅仔（sag don e`²⁹），過去鋪設時會注意踩踏的舒適性，並配合挑夫行走時扁擔起伏之振幅而調整石階高度，也因為就地取材，所以各地所用石材不盡相同。如今，古道遺跡的探勘及手作步道的修築³⁰，賦予這些老路成為休閒悠活、親近自然之路徑，甚至留下歷史軌跡成為文化資產，記錄著內山經濟的輝煌時代。

樟之細路，昔日是一條承載著先民篳路藍縷的汗水之路，是一條省思臺灣族群衝突與和解共生的血淚之路，是一條感念臺灣先民的朝聖之路，亦是一條向不同族群先人的致敬之路！

²⁹ 「sag don e`」為「石階」於臺灣客家語四縣腔之發音。

³⁰ 目前有越來越多的鄉鎮透過辦理區域整體營造，招募古道修復志工，鼓勵社會大眾一同參與老路的手工修復。手作步道除了去除覆蓋的雜草讓原有的石階展露，也恢復傳統工法就地取材，不用水泥而用砌石駁坎，同時找出遺失的道路，製作系統性指標，帶入與自然共生的概念。

民眾於「彎彎幹幹」區，點選「臺三線自然步道路線圖」按鍵，可看出自然步道主線、自然步道副線及臺三線等3路線於客庄(桃、竹、苗、臺中)的空間走向(2019年3月，拍攝者：唐潮文創設計事業有限公司。圖片來源：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三、結語與建議

臺灣為多元族群融合之社會，面對不同的種族、語言、族群、性別、階級與宗教等文化形態上，得以自由的態度與自身觀點進行多樣性的認識。而身處於當代的我們，透過古往今來的豐富史料得以解析臺三線（桃、竹、苗、臺中）上的開墾領袖及其所帶領的組織，於單一組織個體，或是族群之間係無法獨立存在的，意即需要透過「跨越」。而這份「跨越」代表著需以互動為基礎核心，跨過不同領域環境、越過不同族群制度，讓彼此在差異的文化中互相尊重、認同接納與相互欣賞。

本文透過省視 2019 年 3 月於臺灣客家文化館開展之「山路彎彎——臺三線客家山林產業文化特展」，以策展角度嘗試理解臺三線的客家開墾領袖們，在因應世界所需的各項產業發展而跨越單一族群，在與原、客、閩之間的合作互助與競爭矛盾之下，仍透過共同對話相互學習，在這場生存競爭中，產生歷史的鏈結並共構文化交流的印記。

「山路彎彎——臺三線客家山林產業文化特展」為客庄歷史（桃、竹、苗、臺中）的集結縮影，展示所提及之各開墾領袖、聚落城鎮及山林經濟產業，皆擁有其鮮明的獨特性，十分適合單獨成為主題，各自以主角之姿進行深度探究並衍生實行展示。回溯本展示主軸於當年設立之初，較為著重於拓墾之首與山林產業的發展、客庄聚落與信仰文化的建立。相對於現今社會落實族群和諧、正視平等互動、互敬互重的親近思維及共存共榮的政策制度下，本展在面對有關原、客、閩族群關係之陳述，於字裡行間文案呈現尚顯單薄。而此部分的討論空間成為筆者重視的論述觀點，秉承持續並確實充分的檢討，期實際施行於未來策展。彼時的臺三線，代表不同族群相互碰撞的融合；今日的臺灣，跨族群的深層互動依舊受到各界領域的重視與關注，成為過去到晚近不容忽視的研究議題。

參考文獻

-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2019)。「山路彎彎——臺三線客家山林產業文化特展」展示文案。
- 王學新(2019年1月30日)。日阿拐後代開墾申請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第178期電子報。<https://www.th.gov.tw/epaper/site/page/178/2527>
- 陳瑛珣(2014)。臺灣大埔客家人拓展生存資本的合作組織模式：以臺中石岡劉氏公嘗類古文書為分析對象。客家委員會補助研究計畫報告。
- 姜明雄(2011)。巧聖仙師廟與清代東勢地方社會(1761-1895)[暑期在職進修專班碩士論文]。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
- 林恩睦(2006)。清代苗栗大湖地區的土地開發(1861-1895)[碩士班論文]。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區域人文社會學系。